

民间采风

公园世象

□ 萱儿健 (土家族)

人自然是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那唱现代歌曲者，竟不嫌其烦从家中搬来卡拉OK音响，大箱大摆了一地；尽管观众不多甚至无一人观看，但唱的人却毫不含糊，唱得极其卖力。

二类为舞者：公园里有一小块石板地，那是舞者的乐场。舞者多为 大妈，有的尚显年轻，有的则已白发苍苍。她们合着音乐踏歌起舞，有的舞姿优美，有的则纯属减肥。舞场周边总是围着一帮老头儿，眼睛直勾勾盯着舞场，不知是观舞还是看人。

三类为弈牌者：公园里以打扑克的人为最多，池塘周边，树荫之下，围着一堆又一堆。他们多是中老男人，有的是事先约定，有的是公园相遇，彼此见面，掏出扑克玩上几小时。或许会输点小钱，可输赢不多。打完牌，无论输家赢家，结完账拍拍屁股走人。下象棋人不多，但每天总有那么几盘。执子者二人，围观者一大堆。有人说跳马，有人说走炮，彼此吵闹不休，乃至骂骂咧咧，只差要动手起来。及待棋终，大家相视作笑，各自换一副嘴脸乐呵呵散去。还有极少数下 打三棋 的。打三棋 是土家人一种古老棋艺，下棋者也多为乡下老人。下棋人在石板上亦或地面上画一回字格棋盘，顺手拈节草梗亦或捡几粒石子说下便下。两人安安静静，不争不吵，输赢皆不挂怀。下累了说说家常，说累了摆子又下，以此打发一天日子。

四类为展露才艺者：其中有打围鼓的，有拉二胡的，有吹唢呐的，也有搞杂耍的 总之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

五类为健身者：此类人不在少数，尤其是早一晚。

六类为看热闹者：这类人啥事不干，专在公园里走走看看。他们一会儿看 大妈 跳舞，一会儿听阳戏花灯，一会儿又赶到下象棋处看热闹。还有人索性搬个小板凳，带壶茶水，于树荫下呆坐坐着，看人来人往 所笑声歌声

三

一日，我在南庄坪遇见一位早年在县委办工作时的同事。同事竟问我： 到紫舞公园玩过没？ 听同事那口气，似乎是紫舞公园成了张家界市民一个该去的去处，他本人定然去过了多次。后经闲聊得知，这位同事几乎每天都去紫舞公园嗨去，钱嗨完了再找我要。 据悉公园人中，如我堂兄这类绝非我堂兄一例。

四

故而我说，公园众生都是幸福的人。而这些幸福来自哪里，自然是来自于社会，来自于时代，来自于我们伟大的国家。

四十余年改革开放，使之我们国家的确富了，的确强了，众生的日子的的确确是好过了。经济发展，让家家户户有余钱剩米，不再为生活发愁；社保医保，让老百姓老有所养，病有所治，不再为后事堪忧；扫黑除恶，构建和谐，使社会安定，使天下太平。

紫舞公园虽小，可通过小小公园能洞观社会大貌。

看公园人等那般欢歌，那般劲舞，那般鼓乐喧天，那般大高其兴喜气洋洋者也，我便想起古人形容太平盛世的两句成语，叫做国泰民安，歌舞升平。

清明无雨，心中自然便少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 的悲伤意境。

此时春光灿烂，街道两旁的樱花有的正争芳斗艳，有的已经开始凋谢，颜色开始变暗起来，一片片的花瓣，开始飘零在地上。田野里，部分油菜花已完全凋谢，结出了油菜荚子，有的还在盛放着，一片金黄，宛如一张金色的地毯铺在山间。

山上的櫟木花依然雪白，仿佛绽露着无限思。

我与妻，偕长兄一同回乡挂青。

挂青很重要，多年来我几乎从未缺席，每年都要下乡挂青，挂青可追念先祖亡亲之恩德，追忆渐渐逝去之亲情，追寻沿袭之血脉，联络家人族亲之情谊，这实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。

乡下的公路早就水泥硬化了，去年又进一步加宽了，达到了4.5米以上，现在是四通八达，非常方便。我等半途中泊车，与兄绕过一丘油菜田，越过一丘荒田，给准产身故的幺姐去挂青。幺姐的坟头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杉木林中，挂上一串纸花，以寄哀思。幺姐的坟头周围生长着许多蕨菜，每年我都要采摘一把，今年的气温较高，春天似乎来得早了些，蕨菜大多已经长大，成了蕨，已做不得菜了。

稍后车停刘家桥头。

桥头二坟，是祖母和二伯的坟头。我们挂上彩纸花，上了三根香，一叠纸。接下来，兄登北山祭幺叔，我与妻攀南山祭祖父、父亲和母亲。应今年挂青 安全防火，移风易俗，文明祭祀的要求，我们一切从简，不放鞭炮，不烧纸钱，不使用塑料、锡泊纸祭品，不使用人民币样式的冥币。祭扫完毕，准备返程，哥哥说等他一下，他要回老家去取点糯米，想做点蒿子粑粑，他实在是想念当年母亲在世时的烟火味。

这场挂青活动，我始终未踏进老家门半步。我深深地想念父母，我怕睹物思人。

以前父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对于回家，心里总是有着无限的向往，总盼望脚步快点，再快点，就想早点见到他们。父母也总是在家门前翘首盼望，盼望着我们早点回家。亲人之间的无限牵挂，使我们总渴望着团聚，这种渴望的力量，可以穿越千山万水，可以穿越千辛万苦。可现在，随着父母的逝去，这种力量已消失，我的内心已开始麻木、无知觉。环顾四周，故乡已只剩下空宅和亡亲坟墓。

回到故乡，遗失的记忆在山上溪里、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四处复活。我亡故的亲人们啊，那些鲜活的笑容容貌，那些熟悉的欢声笑语，都不在了。族人们已四处迁居，故乡老宅已空空荡荡，房前屋后的竹子樟树向上疯长，枝头的鸟儿把巢都垒在了房檐屋梁之上。山水阡陌依旧，房屋田地依旧，只是没有了旧人。物是人非，怎不令人扼腕叹息黯然神伤！

挂青转身，满心的无奈和感伤。我伸出双手，擦不住故乡的一山一水，带不走故乡的一草一木，再回头，树叶又已开始淹没了回家的小路。

探春穴虎洞

□ 邱德帅

么两样。看不到一株茶，采不到一片茶，也品不到一杯茶。没有灌渠的源头水，就种不了稻子。梯地不是抛了荒，就是种些杂粮。日子和从前一样，一成不变的演绎着。可向宏亮闲不住。作为乡产业办主任，让自己顶着第一书记的头衔，村里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主导产业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！

他矗立在梯地上思索着。远处的峰林，隐隐约约、或浓或淡，缥缈在云雾里。高山云雾出好茶。可不是？豁然开朗的向宏亮立刻打定主意，暗下 排除万难也要发展生态茶 的决心，义无反顾奔走在流

转梯地、筹措资金、引进茶苗的鼓与呼阶段。试问这片梯地这片景，不正适合走一条茶旅融合之路么？

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时年五十六岁的向宏亮，居然有着二三十岁年轻人的闯劲。接下来

上门入户、招商引资、引进茶苗的过程里，经

历了多少个苦口婆心、唇枪舌剑、不眠不休，

或许只有向宏亮自己最清楚了。所谓的 白+黑 5+2 已是家常便饭，村民们被这个年

近六旬即将退休却仍在全心全意为穴虎洞村产

业发展寻找出路的老干部深深感动，一户户的

梯地流转协议，一家家签好字归好档。水到渠

成的，除了向宏亮多方奔走争取引进的茶叶公司入驻，还有优选的保靖黄金茶苗移栽入地。

一晃就是三年，茶苗已成茶树。春风一夜，穴虎洞村的春茶萌芽了。一行行探出 一芽一叶 的茶株，引来三五成群娴熟采摘的采茶女，娴熟的采摘芽尖。春茶上市了，泡一壶新茶，茶香四溢，入口留香，饮者的赞叹声不绝于耳。辛苦，终不会白费。我站在春光明媚的山梁上，看这满山透绿的梯地黄金茶，仿佛每一株都化成了摇钱树。可不？往后的每一年，这片茶园都将是丰收的每一年。

春归穴虎洞，有这山黄金茶作证。如果村里的产业发展有需要，我还愿意接着干下去。临行之际，明年就将年满六十岁的向宏亮对我说，不如约好下一个采茶季，我们在穴虎洞的黄金茶园里再会。

作别穴虎洞村的青山茶园，虽然不舍，却有诸多可期。



晨露 李陶 摄

张家界市城有一公园名曰紫舞。其园不大，几亩水面、几亩树林、几亩草地、几处山石、一块场地而已，充其量不过数十亩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此处是一方废弃的水塘。其塘水污浊不堪，周边杂草丛生。大庸县政府花钱将水塘扩宽，在周围栽些树摆些假山假石一类；买些游船；又建了块旱冰场，将此处改造成城市儿童乐园。那时的儿童乐园也算是大庸市民一个去处，记得我年轻时都曾带孩子到此处玩过。

新世纪之初，张家界市政府对儿童乐园进行升级改造，栽了更多的树，种了更多的草，建了青石板游道，配备了健身器具，还增设了茶楼、厕所等一应设施，将其命名为紫舞公园。至于为何叫成 紫舞，笔者还不甚清楚，许是因城北有一山麓名子午台，市城主街道又名子午大道，此公园北临子午大道，故用了个子午谐音。这真是瞎猜。然不管它紫舞还是子午，在张家界老市民看来，都是一回事。

二

紫舞公园小归小，可却热闹得了不得。

我每次从子午大道路过，但见紫舞公园里一堆一堆，密密麻麻，闹闹攘攘，满园是人，其热闹程度绝不亚于往年赶庙会。而且只要天不下雨，只要公园正常开放，便天天如此。

我出于好奇，也曾入紫舞公园溜达过几回。我仔细观察，公园中人大约分如下几类：一类为唱者：此类人中又可分唱山歌、唱阳戏花灯、唱现代歌曲诸类。唱山歌者多为男女对唱，彼此幽默打趣，现编现唱，你唱我答，直逗得围观者情不自禁，仰脖子大笑。唱阳戏花灯者，居然还化了妆，上了行头，其一招一式，一腔一板，全不亚于舞台表演。听的

此前，我并未去过穴虎洞，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。一次偶然，听人提及这里的人和事，才萌发了去走一遭看一看的念头。

驱车行走在蜿蜒的云端路，透过车窗俯瞰澧江水，才领略了这个山寨的高远。好在步入眼帘的那一簇簇如云的峰，和一丘丘茶园的绿，挥去了一路上的疲惫和失望。原来，这穴虎洞村的春意，也能让人顿觉不虚此行。

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的村子，都诸如穴虎洞村一般，寻不到几处平坦地。不是群峰中豁出一道峡谷，就是丘陵上堆叠几座山岭。山路盘桓着绕山绕水，在云雾的升腾缭绕里上演着春夏秋冬。穴虎洞村的四季并不例外。云水间，远山如黛，像极了泼墨山水画卷。可我的眼中，更多的是这山茶园，这片梯地上的茶园。

穴虎洞村的第一书记叫向宏亮。没有他，三年前的穴虎洞，和三年后的穴虎洞，没有什

古风新韵

临江仙 祭

□ 涂锦生

祭母

夜半三更忽泪枕，醒来然自咽。
吟。依稀梦里母应声。魂牵连梦绕，
逝者涅槃生。

岁岁清明今又是，年年念念沉
沉。禅宗忏悔恨今生。今生儿不孝，
来世报娘恩。

祭先

三月百花次第绽，鲜花献给英
灵。甘洒热血为人民。浩然扬正气，
先烈涅槃生。

夕日清明今又再，缅怀祭奠忠
魂。长征路上逆风云。安康当不易，
牢记党之恩。

挑夫的诗

□ 邓金初

自画像

自从踏上旅游碗，挑夫向导我为先。
踏遍青山人未老，张家界上活神仙。

金鞭溪

清清溪水绿绿山，云生雾降人似仙。
倒影且作画中游，一步一景一重天。

天桥

风雨神功细细雕，白云漫润半山腰。
一座天桥雾中现，疑是彩虹空中飘。

山景

绿柳杨花随风摆，彩云迷雾共徘徊。
忽隐忽现峰林间，似人似仙天外来。

十哈岭

五女征南出奇兵，至今犹闻马蹄声。
老龙吐出千秋瀑，浇开山花四季春。

初春的阳光，明媚暖人，午睡的我被手机声唤醒。老领导打来的。他在电话里问我：下午有空么，我们一起去爬七星山？

我满口答应。得不负春光。

七星山是一座堆满传说的山。七星山，曾拥有三百六十家烟火、七十二家绸缎铺，曾飘扬过覃垕王联合峒蛮分上、中、下三营反明的大纛。三十年前，我曾去过七星山。

从城内上七星山，须乘车先到大坪镇。七星山是永定区最高的山，山上没有稻田，耕种仍沿袭原始的一烧一播种，农作物产量甚低。山民吃饭，靠广种薄收；山民用钱，靠采草药、打猎、割漆。

临登山时，遇到一位胡姓老人。遥指七星山的最高峰向我们介绍：那峰唤作羁马桩。相传，张良从赤松子游曾羁马于此。桩上留有象棋盘一副、七星卒二枚，是张良与赤松子对弈所遗。

在沿山的褶皱里，折腾了三个多小时。我们终于攀爬到了羁马桩边。桩边有一块石碑，碑文莫辨。同行的卢心武兄说，这该是先民修路功德碑。

一方山水养一方儿女，一方儿女赡养一方大神。到了山顶，才知道七星山人赡养了藤角大神和扎口大神。神专司山上的善恶美丑、吉凶祸福、生老病死。七星山神分工明确，藤角大神管疾病防治，每有大病小恙，山民就烧香拜它求平安。扎口大神管农作物病虫害。山民说，扎口

再上七星山

□ 侯启年

大神捉虫时，一只手往嘴里塞，一只手捏紧屁股，不准漏屁，企图将虫憋死。其献身精神，令人钦佩。

藤角大神是用野藤雕刻的。开始，人们在无意间拿起野藤，发现能减轻疼痛或不药而愈，便以为野藤有灵，遂雕成菩萨，奉为神。是的，这些自发的、原始的信仰，源于人们对世界的无知，但在它产生的时候，却有着十足的虔诚。

后来的日子，山上善男信女已恍然大悟。他们发现，几十斤钱纸似乎都白烧了。

已记不起谁曾经说过，山就是人，人就是山。七星山人在七星山的滋养下，在山风山雨的陶冶下，秉承了七星山的性格、意志、风度。七星山人个性鲜明，有七星山一样的耿直，一样的朴实。你每走一户，都有人请你坐，给你烧开水，请你吃野火烧熟的包子，请你吃鼎罐煮的包子饭，请你打他们家的酸梨子，请你摘无主的毛桃子。山民告诉我，到你们城里找人没意思，到了门口都问不到。

七星山上，我遇到了两位老人。

一位是曾老师。一位是 孔夫子。

曾老师退休那年刚好三十一年教龄。其中有二十六年是在山上教书。那年月，七星山上有两所学校，但只有他这一名教师，他只好上午在东校，下午在西校。说起这个，曾老师他很自豪。

他说，当年大庸县广播电台还曾报道过他的事。后来，山上人少，不办校了，他调下山教书，他的老伴、儿女都随他下了山。可他退休后又舍不得这山，便独自搬了上来，在山上喂了三头大肥猪、三头黄牛，养了一箱蜜蜂，种了一大片荒地。他忙里偷闲念四书五经，读幼学琼林，翻新华字典，做渔鼓对联。那天晚上，我又听见 咚咚 的渔鼓声一声声地传来。那疲惫的声响，舒缓的节奏，单调而又枯寂。七星山之夜，徒然间增添了三分寂寥，七分神秘。总让人有些远离尘寰的幻觉。

一位是 孔夫子。

孔夫子 六十多岁，姓卢，名曰 夫子，因鼻根部有先天性缺孔，山民毫不忌讳地喊他孔夫子，他也并不在意。孔夫子 的行当，

大概是些为山民祈福消灾的 法术。新风的吹拂，深刻地动摇了 孔夫子 的根基和在山上的权威地位。夫子 本人也在我的手里诊过病，我一上山，他说： 那年患病，我多亏了你侯医生！

黄叶当风作蝶舞，秋天的七星山最美。百合、酸梨子、丁香、毛桃子都熟了。蜂糖的香甜也从蜂